

相辉纵论

改革课程奔赴“四个未来”

公共美育课不应被视为“锦上添花”的边缘课程,而是具备突破专业边界、打破学科壁垒、实现全方位“交叉”的“潜力军”。

“走进电影世界”作为一门面向非专业、零基础学生的艺术类通识核心课,凭借独特的“科技+人文”融合理念、前沿的技术实践平台与创新的教学模式,打破了传统美育课的边界,将AIGC、4D高斯泼溅、虚拟制片等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教学,构建起产教融合、跨校合作、跨学科交叉、人机协同的新型课堂生态,成为高等教育面向智能时代转型的一次生动实践。

金秋的复旦校园,微风轻拂,银杏初黄。新一批十八岁的学子,满怀憧憬地踏入这片学术

沃土。从2025年走向2067年,他们将跨越近半个世纪的职业生涯。未来的世界将演化为何种模样?职业分工将如何重塑?哪些新行业会蓬勃兴起?人机互动又将呈现怎样的形态?这一切我们无从预知,甚至难以勾勒五年后的图景。但我无比确信的是:我或许看不到那个遥远的未来,而这些年轻人必将亲历,并且,他们就是那个未来世界的创造者。

未来所需要的,绝非重复昨日的蓝图,而是创造未曾设想的事物,构筑尚未成形的逻辑,开创属于明天的秩序。这样一代人,更需要的是迸发自内心的想象,是直面未知的勇气,是在变革浪潮中乘风破浪而百折不挠

的韧性。带着思考,我启动了“走进电影世界”课程新一轮的教学改革。

课程以电影为桥、以科技为翼重构,对接“未来教师、未来课堂、未来学校、未来学习中心”四个未来育人新生态。采用30人小班化教学,旨在激发文、理、医、工等多元背景学生的艺术潜能与创造力。以“科技向善”与“文化自信”为引领,以电影创作为核心,融合AIGC、4D高斯泼溅等前沿技术,构建影视基地真实实践情境,面向“四个未来”系统性地重构教学内容,推动学生在“人文经典”与“科技未来”的双轨创作中,实现科学素养与人工智能时代美学素养的双重提升。

许肖满(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

与三江源之水同流

站在玉树三民中学的讲台上,望着远处连绵的雪山,回顾这一年的支教时光,与其说是我教授了物理知识,不如说是这片土地和这群藏族孩子教会了我教育的真谛。

初二年级的物理课,是我支教工作的主战场。

刚刚接触的物理知识,对这里的学生而言曾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语言障碍让抽象的物理概念变得更加晦涩,教学资源的匮乏使得实验课成为奢侈。物理课本,对这里的孩子来说就像一本无字天书。语言的隔阂像层薄雾,让抽象的力与运动、热与能量都变得模糊不清。第一次在课堂上提出相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概念时,底下四十多双眼睛里的迷茫,像细小的针轻轻扎在心上。

后来我学着把知识点搬进他们的生活。我尝试用牦牛拖拽货物的情景讲解摩擦力,拿酥油茶壶的导热现象分析热传递,每次讲到这些,孩子们的眼睛就会亮起来——原来物理不是课本上的陌生符号,是赶牛时的技巧,是煮茶时的智慧,是生活中随处可见却从未留意过的技巧。当黑板上的公式与他们的

生活重叠时,我看见了他们眼中骤然点亮的光。

为了让基础薄弱的学生跟上节奏,我把例题拆解成小块,像拼积木一样带着他们一步步搭建解题思路。期末时,当孩子们能指着窗外飘落的雪花,说出“凝华放热”时,我忽然觉得,那些在台灯下修改课件的深夜,都有了温柔的回响。

除了物理课,我和队友一起负责校园广播站的工作。刚接过这项工作,发现孩子们的广播稿里满是可爱的语病,第一次听孩子们播音时,发现他们的普通话里也夹杂着浓重的藏语腔调,有些字词的发音总是咬不准。

我们教孩子们如何撰写清晰的广播稿件,如何选取合适的广播题材。每次广播前,都会让孩子们先读一边自己的广播稿,对不认识和发音不正确的词句,让他们把拼音标注出来,一遍一遍地练习,直到没有问题了为止。

立足于广播站,我们也为同学们组织了普通话测试的工作,让他们更好地讲普通话、更敢于多讲普通话。看到他们一次比一次标准的播音、一篇比一篇优美的稿件文字,我感受到了他们的进步与蜕变。当听到广播里

传出越来越标准流畅的声音,看到他们拿着自己写的稿子在话筒前自信微笑时,忽然明白:语言不只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打开世界的一扇窗。

三民中的学生大多来自周边牧区,家访的路往往要颠簸两三个小时。通过家访,我才知道很多家庭的收入全靠虫草季那几十天。我协助队员一同开展资助活动,把捐赠的文具、日用品送到学生的手中;在零下十度的冬天,为孩子们分发从远方的上海寄来的温暖的冬衣。当班上不够自信的女孩,也能站上讲台为同学们讲解一道物理解题思路时,我忽然明白:教育不是把水灌满,而是把火点燃。

一年很短,短到刚记住孩子们的名字就要说再见;一年又很长,长到足够让知识生根,让勇气发芽。

这段在高原上的时光,会永远留在记忆里。站在三民中学的操场上,远处的雪山提示我:教育就像三江源的水,无声无息,却能滋养出漫山遍野的希望。教育的真谛不是灌输,是唤醒;不是给予,是同行。

王楚(计算与智能创新学院2025级研究生)

蜡笔小新是朵向阳的自由之花

永远停留在五岁的蜡笔小新,带着时光印记,活跃在动漫中。从1992年动画系列播出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我们仍为他开怀大笑——他仿佛一个返老还童的智者:从心所欲不逾矩,开出一朵向阳的自由之花。

用“无厘头”形容蜡笔小新的幽默风格或许是最合适的,复杂的时代情绪借由“无厘头”的情节获得表现与宣泄的载体。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动漫,《蜡笔小新》并未被“无厘头”的喧嚣所淹没,也极力避免“无厘头”喧宾夺主。影片的深刻通过幽默诙谐的情节自然地表达出来——无厘头既是生活不加修饰的本真状态,也是面对生存困境的应对方式和解决方案。

小新本是一个彻底反传统的孩童,始终以全真全真的孩童视角面向未来,这同时赋予了无厘头的

情节以合理性,最终似乎因其普遍的时代意义而获得了广泛的共鸣与接纳。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作品从诞生之初就并非单纯的子供向创作,作者将其定位为“青年漫画”,暗示了它不仅是幼稚的、面向儿童的虚构和想象,而是“绝望中的希望”,包含了他对新一代青年的期望、对时代的回应。

沈致远(哲学学院2024级本科生)

我对英语怀有与生俱来的热爱,喜欢唱英文歌曲、听读英语材料,坚持每日开口练习,让英语融入生活。通过持续的训练,逐渐培养了出色的双语能力。这份对语言的执着,为我打开了更广阔的世界,引领我登上了成都世界运动会壁球与短柄墙球的英文解说席。如今,我带着国际赛场的实战经验,在新闻学院开启国际新闻传播的学术新程。

播音是“术”,而新闻传播是“道”。进入复旦新闻学院,不仅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更是对自己过往经历的一次系统性“回答”。从艺术特长生到双语播音专业,再到国际赛场的解说席,我对传播的理解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也愈发明确自己需要一方能兼顾学术底蕴与自由探索的土壤。复旦“卓越而有趣”的气质,与我的追求不谋而合。在这里,我期待通过系统的思维训练与深入的专业探索,厘清自己作为传播者的定位——不止步于信息的传递,更致力于构建意义、沟通共识。

国际传播的真谛在于真诚与共情。文化“出海”需要“小切口”,要用生动、现代的语言为传统注入新的生命力。我曾参与获全国大赛特等奖短视频《解码

京城兔儿爷》制作,探索非遗文化的国际表达。为呈现更深层次的文化叙事,我们多次深入北京胡同,线上线下同步调研,广泛收集与兔儿爷相关的个人故事与出海思路。大量前期准备与深入沟通,不仅积累了丰富素材,也让我对如何讲好中国非遗故事更具信心。在央视、环球时报等媒体的一线实习则让我对国际传播的复杂性有更切身的体悟。参与新闻编译与策划的过程让我深刻体会到:国际传播远不只是语言的转换,更是视角的转换,要求我们真正理解“世界人民正在经历什么”,找到自己内心真正认同的、值得传播的价值。

我希望成为一名“记者型主持人”,将本科的播音技艺与研究生阶段的国际传播视野深度融合,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更有分量的中国声音。

潘予枫(新闻学院2025级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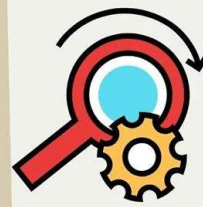
光影书画

科研好习惯



用“风险管理”思维做科研，在不确定性中稳健前行

保险是管理风险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科研本质上与保险一样，面对不确定性，并处理好不确定性。养成风险管理的习惯，可以让研究更具韧性。



比如在设计实验或实证时，提前估计好可能的风险点（数据缺失、方法适用性不足、政策环境突变），并为之设定“备用方案”，就像配置多层次保险一样。这种思维可以让研究者既敢于探索前沿，又能在遇到挫折时快速调整路径，不至于“一损俱损”。

同时，风险管理思维还能培养系统性和前瞻性，让科研不仅是“解当下问题”，更能服务未来场景。

学校《十佳“三好”研究生导学团队》的导师们提供了n条实用科研建议,整理成超详细的干货图卡,每一张都是能直接用的实战方法。

黄仰含(法学院2025级硕士生)

王莹芳(现代物理研究所2025级硕士生)